

逛地摊

□申功晶

我最爱逛地摊，记得儿时每逢周末，父亲总会带我去游乐场玩一圈。游乐场门口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地摊，吃的玩的，琳琅满目。棉花糖、冰糖葫芦、爆米花、冰棍……我最馋卖冰棍大爷箱子里的各色冰棍，青梅棒冰、橘子棒冰、奶油雪糕、赤豆雪糕……地摊上还有花花绿绿的洋画、贴纸、玻璃球、万花筒、望远镜、水枪、口琴……宠女有加的父亲拗不过我，打包了一堆吃的玩的，我仍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回望着渐行渐远的地摊。

年岁渐长，每天晨练回家途中，我总会在路边的蛋饼摊买一个蛋饼，看着摊主麻利地打蛋、搅匀、撒葱花、涂甜辣酱……亦成了一桩赏心悦目的趣事。

我的家乡是一座市井风貌颇浓厚的千年古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处可见挑着货物四处游走的小贩，可谓“行走的地摊”。其中，尤为显眼的是“骆驼担”，这种担子一头低，装有小风炉、汤锅、柴灶、水桶……另一头高，安着多层抽屉的竹柜，碗盏家什、葱姜油盐样样齐备，可不就是一个“迷你”厨房吗？小贩挑起扁担行走，乍一看，像极了一只骆驼。他们一边走一边敲击竹梆，孩子们听到“笃笃笃”的声响在幽静的窄巷里回荡，便哭闹起来，缠着大人去买糖粥或赤豆小圆子。小贩见有客来，卸下担子，从碗柜里取出一个青边碗，先移开前担桶盖，舀一勺热气腾腾的白粥倒碗里，随后拉开碗柜的另一只抽屉，舀一勺红得发紫的赤豆糊，浇在粥面上。赤豆渐沉下

去，白粥却羊脂般泛到面上，呈现出一幅“红云盖白雪”之景。接下来，用小匙盛满一勺绵白糖，捏一撮糖桂花，一齐撒到碗里。一碗红白相映、黄金点缀的桂花赤豆糊糖粥便做好了。趁热舀一匙送到嘴里，黏黏糯糯，混合着糯米香、赤豆香、桂花香，沁人肺腑。骆驼担上的小吃花色不少，且随季节交替变换。开春卖五香豆、奶油豆等，立夏兜售绿豆汤，金秋叫卖桂花糖芋艿，隆冬则卖小馄饨。母亲夜班回家途中，看到吊着火油玻璃罩灯的骆驼担，总会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前，叫上一碗小馄饨。骆驼担上的小馄饨是现煮现煮的，皮薄馅多，汤是用大骨头熬制的，鲜得眉毛都要掉下来了。小巷深处的小人书摊也是街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摆摊的是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老人家，他的实际年龄可能并不大，只是刀刻似的皱纹平添了几分沧桑。五彩斑斓的连环画册齐齐整整排列在一张木板上，板架前摆着几个小木凳。画册可借可售，借阅一本连环画的价格是5分钱。每到放学，书摊前便挤满了小脑袋。就是在这样的书摊上，我熟悉了诸多名著小说，如《兴唐传》《红楼梦》《聊斋》《水浒传》……也为我今后的文学梦插上了美丽的翅膀。

其实，地摊经济并不是今天才盛行，早在古代，便有“坐贾行商”的说法。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堪称展示古代“地摊经济”的集大成者，画出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街市，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与市民和谐相

处，其乐融融的画面，令人“恍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龙间，但少尘土扑面耳。”文艺女青年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经常去当时著名的地摊商圈——东京大相国寺“淘宝”，那里既有高档的文玩字画，又不乏寻常的日用百货，还兼有花鸟市场，更有给人测字算卦的地摊。后来，她在《金石录后序》里记载了这段美好的回忆：“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我母亲亦钟情逛地摊，她退休后，每年天南地北旅游，比起名山大川、海岛森林，她更喜欢去古镇老街，因为那里有看不尽的地摊，地摊上的那些小把戏、小物件引起她浓厚的兴趣，似乎穿越到了童年时光。她去徽州屯溪老街，捎上一打梅干菜烧饼；去无锡惠山古镇，买了一对大阿福娃娃；去浙江安昌老街，带回几坛子安昌酱油。除了购物，最饶有趣味的便是驻足观赏，讨价还价。

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地摊越发稀罕，买东西要么去超市，要么打开手机电脑“网淘”，生活中似缺少了一些乐趣。在我眼中，没有地摊的城市就像是被抽去了灵魂的躯壳。最近，地摊经济重新席卷，我陪母亲逛夜市，烤羊肉串、肉夹馍、炸鸡排、小馄饨、梅花糕……琳琅满目的美食令人垂涎欲滴。边吃边逛，还能淘到价廉物美的心仪物品，母亲不由得感叹：这才是人间烟火的滋味！

行走笔记(组诗)

□卓娅

磐安十八洞 古道幽幽，溪水盈盈 撩起神秘的轻纱 唤醒远古的梦寐 一声鸣响 从冰川震颤的裂缝中 涌来，又隐去 如蚯蚓般的虫子 携带着土地的密语 从地心深处出逃 不知名的灰雀 裹挟着草木之心 飞向对岸 湮没于密林中 溪涧的冰白 年轮上的眺望 每一次裂变都是 生命的疼痛和呐喊 最后的沉淀 完成了冰与火的交接 云和梯田 翻开群山的篇章 跌落的云彩，如潮涌 起伏间，禾苗丰盈 农人的脊背躬起山的高度 谦卑的灵魂，暗藏密码 领养每一寸土地 托起社稷的圣坛	风从陌上过 我听见拔节的声音 在山峦间回响，蓬勃 欲望，不动声色 石门洞 飞瀑，清泉，旗鼓峰对峙 一块石头和刘百温 传说刻在崖上 过“催诗桥”时 影子倾斜，诗意涌出 意象的架构被破解 吹来的风，年代久远 草木已被点化 高悬于山顶的心 该如何安托 平板长溪 阳光在合适的地方 落脚，几枝花影 薄如蝉翼 古道，长溪，时光消弭 握一汪柔水 听亿年前的奔涌 仿佛在岁月的啜泣中 读懂了你的心思 逆流而上的我 被远空传来的一声轻叹击中
---	--

我只在乎你

□李祖蓆

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声音接近上帝，一种是诗，一种是音乐。太仓首届长三角城市交流音乐会上，我们是唯一的老年团，一首《我只在乎你》，唱出我们的心声。我曾不止一次在心底暗自庆幸选择了“沐歌”。因为合唱的美好，是任何奢华物质都无法替代的。

太仓，这座明珠般璀璨的城市，生活着一些心有所属、魂有所系的优雅老者，他们凭借对音乐的酷爱，“追光而遇，沐光而行”。七十多位合唱队员们寻寻觅觅，慕名而来，偶遇合唱便一见倾心。他们来自各行各业，自筹资金，交会费。他们初来乍到时，听合唱是“震撼”，当他们融进了彼此的声部，震撼就成了炽热的执着。在稍偏远的排练厅，多个声部默契配合，合唱时光安静如莲，直至排练结束，依然意犹未尽。靠着对合唱的热爱，我们自信地走向舞台，走出太仓……

每次团队下达通知，总会说：“各位沐歌家人……”突然的暖包裹着你，在这个大家庭里是多么幸福。在舞台上，指挥陈艳红老师介绍，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是的，我们不仅每个人有故事，团队也有很多动人心弦的故事。我那么爱这一切，只因我在乎你！展团长、陈老师、郭老师、各位摄影师，还有所有漂亮神气的兄弟姐妹们！我只在乎你，陪我春秋寒暑；我只在乎你，伴我岁岁年年。暮年遇到虔诚的陈艳红老师，加入“沐歌”是我最称心如意的事。凡心所向，素履所往，音乐净化了内心，灵魂远离了喧嚣。我只在乎你！一份淡然情素，暗香盈透，跟着你，我们的视野逐渐开阔，水平逐渐提升。当然，我们也开始挑剔了，不喜欢伴奏带，不喜欢假唱，习惯了听郭龙文老师的钢琴声；懂得了陈老师的婉约心事，解她的万般风情，习惯了她手舞足蹈开心地笑，习惯了她歌直率真的“霸王”秉性，我们由衷地感叹与折服！陈老师说，我们陪着她一起练合唱，一晃经年；陈老师说，你们银丝如缕，但可以有年轻的声音。此刻，相信芬芳盈口，洋洋盈耳。此时，却望见陈老师美丽的面容，竟与韶光共憔悴。也许陈老师不曾知晓，我们对她的爱，是因为她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快乐……

合唱是温情的，磨合是耐心的，接纳一波三折，百转千回，你叫我怎不在乎你！音乐会结束，没有休息，我们又去了排练厅，感受陈老师的风骨魅力。我们是有故事的人，也是最爱美的人，这件演出服已穿了多年，还是爱不释手，拍照留念。年华向晚，已没有了当年的倩影，但是，聪明的严摄影师，却为我们弥补了这难言的遗憾，捕捉到那么美好的瞬间。我们都那么在乎你，在乎你不在“沐歌全家福”里，对你抱有歉意；风雨时大家搭顺风车同行，有人空车时，还会调侃自己人缘不好……

合唱是修身养性的事。合唱时只有和声，让我们懂得做人的和睦与合唱的和谐；生活中总会有家长里短一地鸡毛的琐碎，有时在这悦耳的歌词里得到慰藉，歌词拨开迷雾，指出了迷津；生命充满了现实的繁杂与劳碌，我们融入合唱，灵魂脱俗。我只在乎你，这份难以言表的深情！

生活里红尘烟火与诗和远方并存，而合唱是我心里美妙的小诗。最温馨的老年团里，其实很多人还那么年轻，大家没有高贵和卑微之分，只有手牵手心与心的互相接纳。陈老师三个小时行远流水般一气呵成的课，我们也是挺腰直背，牢牢巩固合唱的姿势，从此我不习惯靠柔软的沙发了；一对孝顺夫妻，让姐姐把老母亲领到音乐会现场，感受聚光灯下热烈的掌声……

我在乎那注视我们的一双双眼睛，我在乎朗月清风拂动我的胸襟，我在乎我的老师、我的团，还有我多年相知相依的“沐歌”家人！

投稿邮箱: 603468841@qq.com



翡翠之心

□姚建平 摄



太仓老胜迹：太仓十景

□陈健

继马驩之后，明代高宗本也写有《太仓十景诗》，每首诗前有序，介绍该景点的概况，使后人读起来方便了许多。高宗本，明太仓沙溪人，字茂卿，自号江淮逸叟。景泰四年（1453）举人，景泰五年连捷成进士，累官监察御史及河南、湖广巡抚。擅发奸佞，洗白冤者，讼狱多平，豪右敛迹。以疾解职，卜居扬州之江都。有《扬州府志》《复斋稿》（一作《江淮稿》）。

高宗本《太仓十景诗》如下：

娄江古渡

太仓城南三里，有水名张泾，南界嘉定，北即太仓古路。柳塘花坞，栉比鳞次，渔歌牧唱，远近相和，而舳舻待潮之舟，不可胜计。诗云：水国蒹葭野渡头，短篙乘櫓荡轻舟。归鸦远墅枫林晚，人立平沙蔓草秋。跋相乘时终转祸，书生击楫未忘忧。鹤汀凫渚潮来去，洗尽人间万古愁。

沧海洪波

太仓城东南不一舍，即东海，洪波浩荡无津涯，昔之海运西洋货船，今之备倭哨船，皆出没于此。诗云：六鳌吹雨涨鸿濛，万折全归一气中。搏击鲲鹏天上下，荡摇鱼鸟日西东。神鞭血洒危桥石，番估船回曲岸风。不远蓬壶是仙境，几时青鸟为相通？按：一舍为三十里。此诗咏长江浏河口。

玉峰霁雪

太仓城西一舍许有山，曰马鞍山，产奇石，因名玉峰。雪后远眺，则苍霞翠壁间，以白玉堆佛塔柱，上凌霄霄，景之清绝，莫过于此。诗云：峭壁凝云鸟不飞，忽来回首思依依。禅公路阻昙花密，仙洞天垂玉树稀。返棹无缘思故旧，扣门谁肯顾寒微？千年宝塔晴光好，我欲凌风一振衣。按：太仓是时部分地区属昆山，故将昆山列入太仓景。

宝山晴云

杨文贞公序平江侯陈恭襄公神道碑曰：“有航海者至，茫洋不知所停泊，往往胶浅。公于太仓相可泊处，以二十万卒筑宝山，在太仓城东一舍余。草木苍翠，每天气清明，云气郁勃，无远近皆可见，宜航海者借以表识也。”诗云：驱驱万卒一山成，忽塔含晖云自生。隐约壶天浮瑞彩，依微海市弄新晴。

从龙目骏番船客，捧日欢腾水寨兵。珍重吾皇酒宸翰，千年草木被光荣。按：宝山现为上海市宝山区，太仓与之相邻。然而当时的宝山，是一座人工筑的土山，非指今日之宝山区，故为太仓之一景。

东亭柳月

太仓城东门外二里许曰半泾，水阔二三里，上通娄江，东入于海。海运时，靖海侯吴桢于此构亭，人皆呼为亭子头。亭之四周，高柳扶疏，每残月挂梢，荒鸡三唱，则东乡之民，担负就市者毕集亭下；有顷日出，各散去；盖东门总路，近时垄断尤多。诗云：城东疏柳一亭幽，夜尽长悬月半钩。野色苍凉霞彩散，鸡声杳渺曙光流。乡民弛担论新学，估客乘潮放短舟。记得元戎曾驻马，帆樯一路拥貔貅。按：目前位于太仓市娄东街道东郊社区西亭村致和墙上的东亭子桥尚存，是太仓市文物保护单位。

西馆风帆

太仓城西门外三里许有海宁驿。正统初年，驿移置马鞍山之阳，后人即旧址构屋为馆，以便迎送，号曰西馆。凡船将行，帆于此张；将泊，帆于此而落。无风则不帆，大风则又不帆，风平浪静，则无船而不帆，娄江一美观也。诗云：榆柳风轻客馆幽，帆樯不断往来舟。岂因弹铁伤离思，可是寻诗学壮游？寒雨一江迷去雁，夕阳千里带飞鸥。旧时多少登瀛客，为此调零半白头。

南仓烟草

太仓城南有海运仓，人皆以南仓呼之。永乐初年，贮米数百万石，浙江等处起运秋粮皆赴焉。故天下之仓此为最盛，后罢海运遂废，今荒丘矣。诗云：百万当年海运仓，可堪风雨变苍凉。雕甍接栋今何在？野草含烟绿更长。雌鼓声乾逃雉免，征旗影落下牛羊。元戎功业难为继，独对寒潮醉一觞。按：海运仓向为文献记载，罕见实体。直至2009年，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太仓市科教新城人民南路中间、场中路以南、书院路以北进行海运仓遗址考古勘探与调查，发现了建筑堆积和古代建筑基址，出土了大量元末明初时期的陶瓷片、砖块等实物。

北郭霜树

太仓北门外，冈阡绵亘数十里，其最险绝者抛沙墩，卜葬者皆相此焉。高坟大家不知其几。苍松翠

柏，随地而茂，人或比之北邙，盖有谓焉。诗云：鬼窟松杉径路斜，青枫烟火野人家。离离岁晚经霜叶，灼灼春初冒雨花。摇落挽回千里月，玲珑泛起一川霞。无边好景难收拾，独对斜阳数暮鸦。按：太仓原北门外，冈垄绵延，最著名者为抛沙墩和逃鹿墩，此二处可参见《太仓老地名》记载。

学宫崇鸞

太仓北门内元昆山州学废，唯大成殿巍然犹存，望气者以为太仓文运当再兴。正统初年，置卫学，巡抚侍郎双崖周公忱乃撤旧殿改造焉。殿成，鸞雀乃巢。若其年，巢于殿西吻，则西斋有中举者；若巢于殿东吻，则东斋亦然。迄今亦然，竟不晓其何理也。诗云：

殿头鸞鸣哢飞云，鸞雀免巢鸞紫氛。刷羽自矜霜猎猎，调声欲诉雨纷纷。形庭有分随鸞侶，水泽无心伴鸞群。见说关西讲堂在，可应銜鹄为斯文！按：太仓学宫，及孔庙，殿毁已久，如今遗址上仅剩泮池及银杏。

刘港潮头

太仓城东有刘家港，盖即古娄江，吴音讹以为娄耳。四时之潮涨落，皆自此。唯八月中秋四五日，潮平地涌起十余丈，雪山横江，雷霆震天，变怪百出，如钱塘然。倾城士女，皆聚观，谓之“看潮头”。尝有道人舟次昆山，语人曰：“潮过唯亭出状元。”不久潮果上唯亭，黄由、卫泾，遂相继大魁天下，国朝施盘、吴宽亦相继继天下，皆应潮涨。盖海口去唯亭一百三十里，潮至此而平，非有大潮则不能过，过此则状元之兆也。诗云：

百万鲸鳌出海奔，潮头汹涌大江浑。雪山平地涌云起，银浪滔天蔽日昏。歛壑尚含鸥鸟恨，鸥夷不散楚忠魂。年来又过唯亭上，奎壁谁应受主恩？按：太仓建州于明弘治十年（1497），建州之前地分属嘉定、昆山、常熟。高宗本《太仓十景》诗共10首，其中一首写昆山（今属江苏省昆山市），一首写宝山（今属上海市宝山区），今日看来似与太仓地名无关。事实上，两地与太仓不仅是近邻，而且有分隔不开的关系，此非古人地域混淆。

这两组诗均见于桑悦纂著的《太仓州志》中。自此之后，太仓各地纷纷效仿，于是就有了沙溪八景，浏河八景，双凤八景、十景、十二景，岳王八景，直塘十景，鹿河八景，穿山十四景等。值得肯定的是，由于古人的努力，致使今人谈起这些群景的时候，无不充满着自豪。